



遛月亮

李太芳

城里人，没有农村那些琐碎事，晚饭后，总喜欢出去遛遛。遛狗，是不少人的爱好。将打扮漂亮的宠物狗，拉在手里，兜兜转转，走走望望。人牵着狗走，是人遛狗；狗牵着人走，就是狗遛人。谁当主角无所谓，只要随心所欲、开心快乐就行了。还有的人爱遛弯。遛弯，遛弯，想必弯弯曲曲的地方，才有风景，才有情趣。一眼看到头的直路，扫一眼，看个透。引不起兴趣，勾不起遐想，自然不会有什么惊喜。拐个弯，就是一处花草，绕个弧，就是一口荷塘。多美啊！左走右拐逛半天，能让人眼花缭乱，心旷神怡，想不醉都不行。

而我，却喜欢遛月亮。我走，月亮走；我停，月亮停；我快跑，月亮撒欢；我慢走，月亮跟后邋达。高兴时，“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俺也能领略李白诗中的意境，尝尝诗人的感觉。这时候，遛月亮，遛的是一种情趣、一种洒脱。而落莫时，遛的则是一种排遣、一种释放。大月亮底下，默默地走一段，将将心事，想想对错，心情会大不一样。后来，我就把这种习惯叫“遛月亮”。

1975年春天的那次遛月亮，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恍若昨天。那时我和玉珍，算是回乡知青中的“傻丫头”，懵懂无知，不谙世事。那些聪明的，早就跳出农门，有了工作，走马灯似的走了一波又一波，红彤彤，亮成一路的火焰，照得人晃眼。等我们清醒过来，黄花菜已凉了。那就去参加路线教育吧，好歹也能受到一点教育。于是我俩就被分在当时的左王公社李岗大队，住在康庄小队队长家，和丙菊成了邻居。三个惺惺相惜的女孩，自然有说不完的话。可是，白天要干活，要工作。到了晚上，遛田埂，逛树林，就成了我们交流的方式。那天晚饭后，我和玉珍，邀上丙菊说：“走，遛月亮去！”

“遛月亮？哈哈哈！好新鲜，好浪漫啊！”我们的说笑声，惊动了月亮，银头流星地跑出来，将满脸的笑容撒向山川大地。一霎间，幽暗的树林，就被叶间筛下的月光照亮了。从树缝往上看，湛蓝的天上，闪烁一些小星星，一颤一颤的，眨着眼睛；往四周看，到处弥漫乳白的月色，万物像浸在牛奶里；脚下的小路，便显出淡淡的灰、钱钱的白。踏着这样的小路，谁也不忍心踏出声响，似乎怕踩疼了小路，踩伤了寂静。在路上走着，感觉所有的事物，都像有话要说，那么熟悉、那么亲切。三人走了很长一段路，可谁也没说话。这可不行，组长要我俩做丙菊的思想工作呢！

刚入住康庄队时，组长王多才说：“有康庄，没大道，这不配套啊！”于是带领群众，修了一条宽宽的大道，才让“康庄”在“大道”上起步开跑。这次又决定，替康庄队申报一台打米机，办个粮食加工厂，让群众看到生活有奔头，才会多生产粮食，支援国家呀。因为丙菊细心、稳重、责任心强，大家商量决定加工厂由她负责。但是，丙菊由于“臭老九”家庭出身，很自卑，不敢承担这项工作。组长让我俩劝劝她，给她鼓鼓劲。可是，玉珍等我讲，我等玉珍讲。我们三人，都是差不多的身份、差不多的经历，工作人员也高不到哪里去，她要是再不答应，该怎么办呢？

丙菊人老实，我们不说，她也不问，就这么走着，好像脚下的路，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我們。这时，随着一声爆竹的炸响，对面的庄前腾起一大朵烟花。要不是响声的提醒，真当是任性的雪绒花，随意开在了春天里。嬉笑议论时，远处响起夜莺的歌声，让我们猛一激灵，才振奋起来。这婉转的声音像琴声，激起我们内心的共鸣，顿觉心胸开阔起来。于是，我们走着，谈着，说笑着，鼓励着。最后，终于说服丙菊，承担了米厂的工作。

两个多小时里，既遛了月亮，又解决了问题，倦意又涌了上来。月亮都躲进云帐里准备休息了，但又忍不住让我们摸摸夜夜路，于是，又钻出来，将我们一个一个送回人家。

儿时，清明扫墓是一件无上的乐事，因为我们可以到乡下游玩。瞅着母亲扑在父母的坟前，嚎啕大哭，一哭就是两三个小时，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会对着一抔黄土伤心至极。看着母亲哭，我也忍不住跟着掉眼泪，转身面对乡间旖旎多姿的桃花，金灿灿的油菜花，绿油油的麦田，又会忘乎所以的撒欢。长大后，我逐渐明白，母亲只有在清明节时，才有空回一次娘家，对着爹娘的坟倾诉自己内心无处可说的疼痛和委屈。那些隐藏在心中的伤，两三个小时的热泪，又怎能抚平抹去？

陪床的日子不足两月，母亲撒手人寰。那段短暂又漫长的日子里，母亲很瘦，面色苍白，日复一日地发烧、昏迷，虚弱到连自己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大小便也常失禁，躺在床上，被子扁塌得几乎看不到人形。白天，母亲昏睡中沉重的呼吸一开始就让人胆战心惊，生怕母亲从此一睡不醒，后来变成司空见惯。深夜，母亲一会儿让人扶地坐起，一会儿又要抱她躺下。无论是坐起，还是躺下，母亲都极度不舒服，在痛苦中煎熬着。

夜，越来越漫长，越来越难熬。我和母亲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除夕，在医院，我们所在的内科病区，整个住院部的都出院了，只剩下我和母亲。空荡荡的房间，只有风在回荡。真风大，冷到骨头里了。病房的窗户不严实，又没有空调，脸上皮肤都冻麻了。母亲依旧在昏睡中，我坐在母亲的脚头，冷得瑟瑟发抖，试探性地把脚伸进母亲的被窝。母亲浑身滚烫，感觉被子都快烧着了。护士来看了看说，刚打过退烧针，被子不要盖太严实，可以适当散散热。我才安心地让自己冰冷的躯体，靠近母亲取暖。来自母亲的温暖，永远定格在那年的除夕之夜。

傍晚，天上飘起了大雪，雪花簌簌飞舞，漫天都是，转眼间已落得地上转白。窗外此起彼伏的烟花爆竹声，宣告着万家团圆。我的心情像风中的雪花一样凌乱，隐藏在心中的伤感、苦涩、焦虑、心疼、愧疚……像借蓄中的蛀虫，吞噬着灵魂。各种检查都做了，医生也没能明确告诉我们母亲究竟是什么病。每天除了重复检查、化验，吃消炎药，只是早些补充能量的参脉和人体白蛋白，维持生命。

雪，纷纷扬扬，满眼都是晶莹剔透的洁白，整个春节，仰骨的冷。琐碎的事情一天一天格式化，我们都知道那一天即将到来，又期盼着不要到来。查出病因，医生摇头，建议接母亲回家，在家门口吊水，一天二、三百元就够了。住院每天七、八百元的费用，贵，且没多大的意义。出院那天，母亲枯槁的脸庞已照不出生的光泽，她无限留恋地看了看医院的门楼，那种对生无限渴望的眼神，我至今无法释怀。

母亲没能熬到立春。母亲走后，春风还不够细软，阳光还没够够妩媚，院里桃花还急急地开了，没有母亲在枝头晾晒，它们独自颓靡地怒放着。一阵风起，花瓣缤纷而下，散落一地。人会老去，春天也会老去。桃花还有下一个花期，而我孤影冷清辉，回眸往事，一切都埋在回忆里无法挽回，再相见，只能在梦中。时间能浇灭内心的炙热，却抚不平内心的伤痛和遗憾，除了叹息，唯有，清泪拂面。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母亲一生的苦难、一生的牵挂，也有我心底放不下、过不去的一道坎。

这世界您来过，您走之后，我再也收不到任何与您有关的消息。娘，如果有来生，我不要再做您的女儿！您做我的女儿，好吗？让我来保护您，呵护您！让我把您捧在掌心，宠成公主！偿还今生的遗憾！

从此，母亲的苦日子就开始了。整个大院几十口人，只有母亲来自乡下，不识字。

在优越的、居高临下的妯娌们面前，母亲单纯又粗糙，胆怯又木讷。大伯和父亲是亲兄弟，属于第三房头的。说来父亲也是个苦命的人，七岁母亲病逝，爷爷没有再娶，三房人丁单薄，父母住进江家大院，自然要和大伯一家人在一起吃喝。大伯家孩子多，抢食，在粮油核定供应的年代，小孩的定额少，粮食不够吃是普遍现象，母亲又回到了吃不饱饭的半饥饿状态。忍了几个月后，母亲提出要和大伯分家，两家生分反目。母亲被妯娌们笑话是只能吃，不会下蛋的老母鸡。因为母亲结婚都五六年了，也没有怀孕的迹象。

母亲在复杂的大杂院里艰难地挨到婚后第七个年头，才欢天喜地地生下了第一个儿子，但怎么也沒想到，母亲第二胎男孩，却是死胎，又给别人平添了许多非议的话题，老实巴交的母亲在大院里更感觉低人一等。后来，年近四十的母亲连续生了两个弟弟，才算扬眉吐气。敢于在人前抬起头的母亲，日子并没有好过起来，心情也没有舒畅起来，身体更是每况愈下。贫困夫妻百事哀。七十年代工资都不高，七口人的生活、学费和其它开销，全靠父亲一个人的收入，实在是入不敷出。有好心人推荐母亲拉板车帮人送货，做苦力赚点零钱贴补家用，母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其实，那时的母亲，连生六个孩子，没人服侍，也没有营养品滋补，做月子期间还要下河洗衣服，干家务活，操持一家老小吃喝，身体早已亏空。

向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享受惯母亲低眉顺眼伺候着的父亲，并没有因为母亲做苦力解决经济问题而感激母亲。饭菜的咸淡软硬，稍不合胃口，父亲就会不高兴，轻则讥讽母亲无知又无能，重则指桑骂槐，打孩子骂娘。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我们家庭的统帅，他的喜怒，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喜怒。父亲关心天下兴亡，远比柴米油盐醋酱茶重要。家里总能听到父亲一个人慷慨激昂，侃侃而谈，天文地理，国际格局，政治军事……这些宏大的、超越日常生活琐碎的词语，仿佛是小饭小菜。我们听着稀松平常，父亲说的有滋有味，有一种真理在握的优越感。自从母亲出去做苦力，父亲就经常无端找茬发火。父亲一不高兴，“下饭小菜”就会变成牢骚、说教、训斥、大骂，语言激烈、刻薄、甚至极端。

无端的责骂越来越频繁，怒吼频频升级。私下里，母亲常和我念叨：堂屋气好受，房屋气难受。懵懂的年纪不懂母亲的意思，成年后，我才醒悟，母亲的工作，父亲不仅觉得动摇了全家手指靠他吃饭、惟我独尊、虚伪的自尊心，还因母亲的工作不够体面，伤了父亲的虚荣心。生活叠加的苦与累，再加上深宅大院里的是是非非，母亲始终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子煎熬难捱，身体更是严重亏损。



燕子归来

李贤龙

“似曾相识燕归来”，也许有人会想，这还不是以前住的燕子呢？曾听老一辈人说过一段话，我觉得很有道理，说“燕子不落无福之地，不入愁苦之门”。旧燕归来，通常会在屋檐下飞来飞去，在窝里进进出出，叽叽喳喳，也不怕人，表现的很兴奋，就像是远行很久的孩子突然到家了一样。若是新燕，会在一段时间内，远处翻飞观望。人一靠近，马上飞走，明显能感觉到那种谨慎和陌生，而不是旧燕归来表现出的喜悦和亲切感。

燕子是一种很有灵性的动物——勤劳、执念。只要燕巢没有被损毁，在它的有生之年，都会选择依然在此繁衍生息，而且还是那个伴侣，这大概也是古人为什么用“双飞燕”来比喻情侣和夫妻的原因吧！试想，如果世间男女都如夫妻般上飞燕，双宿双飞，共建爱巢，同甘共苦，哪还有那么多不幸的婚姻出现呢？

现在是4月份，再过一个月，这对小夫妻就要孵卵、养宝宝了，到时候每天都能看着它们飞出飞进，育儿喂虫，

是啊！燕子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应该都承载着一份乡愁，它总是能唤醒潜藏心底的童年回忆和对故乡的眷恋。在农村老家，谁家门前没个燕子窝呢？也许那清脆的叫声和飞舞的身影，能从早晨天色蒙蒙亮，一直陪伴我们到晚上熄灯。而现在，在这钢筋水泥构建的城市里，确实很难看到有燕子来筑巢为家，也难怪大家对它们都有着很深的感情。

春去春又回，数年间，这对小燕子都会如约而至！

大概是五六年前吧，这对燕子就在我的店门前安了家。刚开始，我还真没在意，当意识到的时候，它们都已经把巢筑好了。就这样，在这条老街，我算是又多养了两个朋友！记得当时，还是妻先发现的。我还在厨房忙活的时候，忽然听到妻在前面喊道：“快来，快来！我们的门前住了一窝燕子！”我们都感到很惊喜。

店里的所有人，都非常喜欢这些可爱的小家伙，客人们也都很喜欢它们，特别是那些带小孩的，常常会抱着孩子驻足观望，有的还借此机会，教孩

这个世界上，母亲与儿女的缘分，是母亲神圣的力量所系。凡幸福的女儿总与母亲有关，我也是幸福的，因为我有伟大的母亲。

六十年代初，我母亲才20多岁，她和父亲一起积极响应大办农业的号召，从那遥远的工作城市回到了老家生产队，矢志不渝，从未后悔，生活出另一种精彩。

母亲和父亲拚命地干活，辛勤地把持着家，了不起地把四个孩子拉扯大，并为我们都提供了上大学机会，但缴学费时总是东借西凑，接着慢慢还清。我家劳动力少，年代比人家，工分挣得就不多，那个年代成了当地出了名的“缺粮户”。有一年年底，吃饭桌凳也被兑现了，大年三十，母亲烧了少许草菜，一家人坐在地上吃了年夜饭，那一刻母亲却埋着眼泪，露出珍贵的笑容。

母亲操劳过度，多病缠身，但很坚强，并激励着我们。春天，母亲摘来大把大把的兰花，步行近20里路到县城换来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江南薇

“昨天，我回妈妈家一趟，车子都被塞满了。我妈给我6只咸鸡、6只咸鸭、2只老鹅、几刀腊肉，还有好多香肠、腌爪、耳朵皮……”同事历数着回娘家的收获，其他同事附和着分享妈妈为自己准备的腊货，幸福的味道满满。

我家老屋位于祖宅的后花园，弟弟为了讨母亲欢心，在院中栽了棵桃树。春天，桃花盛开。夏天，硕果累累。往年，这个季节，母亲也会在枝上挂满各种腊货。犹记得母亲在世时的最后一个腊月，那时，已做过三次手术的母亲，身体非常孱弱，很多年不吃荤腥，桃树枝头依旧琳琅满目。

那年月，有翻墙溜门撬锁的小偷。为了防止腊货被偷，早起，母亲就把腊货一个一个挂上枝头，日落西山，又挨个收回家。拎着腊货进进出出，一趟又一趟，母亲气喘吁吁，体力明显不支。我说明年别腌这么多腊货了，就算春节我们都回家，也吃不了多少。母亲笑着说，今年干不动了，腌的不算多。母亲的母亲指了指枝头，这是给你二姐的，那是给你大弟的，那是给你小弟的。母亲说这话时，满脸都是欣慰，仿佛看到孩子们在大快朵颐。

你先把给你的这几样带回家，我也可以省点力气。回去还要再晒晒，没晒出油，不够香。这大冷的天，蒸点腊肉，炒个蔬菜，方便又下饭。

听着母亲的念叨，心中五味杂陈。每个孩子都是母亲的牵挂，只要她还有一口气，总是惦记着用自己微薄的力量，为孩子们做点什么。

也许还是感觉到自己不久于人世，那次母亲不像往常一样站在通往前院的巷道口，目送我的背影穿过厢房、堂屋、前院、前厅、前屋，跨过一道道门楣，消失在大门外。母亲絮絮叨叨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我已跨过最后一道齐膝盖高的大门楣，母亲站在门楣内，还拉着我的手，欲言又止，依依不舍。

直到此刻，我才注意到母亲穿了件新呢子褂，一眼就能看出质量不是很好，估计价格不贵，我随口问道，哪个给你买的？母亲笑着反问，好看吗？我连心地答，好看。母亲开心地笑了，我自己买的，五十多块钱呐，语气中又有些心疼银子。节俭的母亲从来舍不得花钱给自己买衣服，她们给她买的衣服，她也是省着穿。那年母亲节，我带母亲到商场买了件素花上衣，母亲很是喜欢，平时总也舍不得穿，说是留着出席重要场合穿。第二年春天，衣服还是新的，母亲已不在。清理遗物的时候，姐姐说，这件衣服是你给母亲买的，她特别喜欢，你不要留着做个纪念？我犹豫了一会，还是烧给母亲带着了。

想着和母亲有关的点点滴滴，我的眼睛又不由自主湿润了，我没有哭，泪，止不住地往外涌，眼泪流到嘴里，又苦又咸，我的心也随着我的眼泪抽搐，像是一把钝的钝刀残暴地割开，悲伤从伤口流出。

秀姐经常在朋友圈晒她工作场所里的花草草，我想那儿一定是个大花园。于是动了想去看看的念头，四月二十三日，春已暮，成行。

从市区出发，二十分钟后到达秀姐供职的单位——地处裕安区平桥高新工业区内的安徽德正堂药业有限公司。一路进公司，我的心都醉了。

不说那翘角飞檐、气势恢宏的古风建筑大门楼，单说那门楼两旁的草木，是春天和风细雨滋养的吧，青翠欲滴，让人联想到生机，联想到希望。

这里整体上分为两大区域，生活区和生产区，被一条人工沟渠环绕，沟渠内水净清蓝。管理者在厂区周围开挖水渠的用意是不是和这里生产的产品有关联呢？这里是一家集植物草本产品研发、生产及花卉培育种植为一体的多元化护肤品科技企业。水洗万物，水利万物而不争，水会洁净周边环境 and 空气，保证产品不被污染。

这里布局严谨，将业务接待、产品展示设在最前端那栋楼里，以便来访者参观；产品研发及相关人员的办公则设在后端楼里，环境优雅静谧，那栋楼又叫“博士后工作站”。

进到展厅，我的眼睛顿时变大、变圆，惊讶。样品橱里，整齐摆放着许多护肤品、水、乳、精华、霜、保湿、抗皱、美白、防晒，功能各不相同，均以一种植物为主原料搭配不同功效的中草药活性物复配而成。我注意到一款以石斛为主原料的系列护肤品，试用了一下，肤感水润清爽，性质温和。这款护肤品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遇见小婉》。小婉，是谁呢？是男孩子心仪已久的一个女孩子吗？有一天，忽然在陌生的城市遇见……石斛的别名叫“仙草”，具有很高的药用、食用、观赏价值。所以，将石斛开发研制为护肤品是科技的一项进步，也是科研人员的睿智。另外，我还发现一款以山茶为主原料的护肤品，产品色泽嫩绿含翠，香气清雅，不染凡尘，令人心醉。

人心向善，养肤护肤由来已久，据说古希腊美人亚斯巴齐用鱼胶掩盖皱纹。那么，现代的人，养肤护肤的年龄更是不胜枚举。因为有条件注重皮肤护理，现代女子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了许多。女人如花，有养眼之心，随处可见靓丽的女子在行走，在舞蹈，在安然静坐。

移步一座古色古香的四合院。穿过门厅，绕过影壁墙，来到院内。恍惚间，我以为穿越到唐宋或明清时代了。院子左右是单门单户的房，房前有廊，廊边长长的木椅相连，成为栏。大红灯笼悬挂檐下，喜气洋洋。深深浅浅几许的庭院蔚花置石，树木参天。一汪碧水自南向北曲曲弯弯流过庭院。水中养有睡莲及荷花，横桥一座。倚桥看鱼嬉莲叶，忽东忽西，忽南忽北，俏皮欢快，自由自在。天把影子沉入水中，树把影子沉入水中，我把影子沉入水中，我与这一切融为一体，不想分离。

在这里，人不出院落获水之怡，身居庭堂得林泉之趣，多美啊！秀姐介绍说这里是公司员工宿舍。深深地呼吸一口雨后清新的空气，我不禁“哇”了一声，真是好羡慕能住在这里的人儿呀！

不成想去住博士后工作站的路上才最好看。经过整洁如新的职工饭厅，就来到一个园子里。放眼望向四周，浓郁的绿扑面而来。这里种植着多种药用花木，皂角、枫树、桂花、梅花、黄樟、黄连、五指毛桃等，空气里充满中草药的芬芳，怀疑自己来到了一个天然植物园。因为花事即将落幕，整个园区绿肥红瘦，已不见秀姐朋友圈晒的那些火红的杜鹃、白的红的牡丹啊。也好，倒有一种繁华落定归真的感觉。

博士后工作站前方有两口水塘。一塘之上有水榭亭台，一塘种满莲荷。再过两个月，这里将是“蕾苞含荷花”“浮香绕曲岸”。塘四周杨柳正依依，在四月的风里摆弄着风情。看着，看着，几许诗情陶然于胸。

这里不是仙境，但漫步其中，无论将目光落在哪一处，都会给人一种松弛的感觉。美哉，悠哉！这里，我喜欢。

尤其那些“黄口小儿”张着嘴嗷嗷待哺的样子，着实能让入萌化内心。那段时间应该是燕子老两口最辛苦的一段日子了。随着雏燕的渐渐长大，饭量也在增大，它们必须从早到晚，不间断地飞向别处寻找食物，来喂养它的孩子们，等到小燕子翅膀硬了，又要教它们练习飞行和觅食。直到燕子长大了，能单独生活了，又只剩下老两口相依为命了，尽管如此，它们依旧是乐此不疲。回过头想想，父母不也正是这样对我们的吗？看来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灵性相通，父母对子女的爱都是一样的。

我们经常能看到，一群小燕子，落在电线上，像五线谱上一串串的音符。它们你一言我一语，喋喋不休，热闹非常。在我看来，燕子应该属于那种有啥说啥，心直口快的。每个物种都有他们自己的交流方式，只不过我们常人不懂罢了。每当听到燕子们在门前呢喃细语，我常常不禁会想：它们在说些什么呢？

燕子虽小，但历经风雨雷电，穿越万水千山，能聊的话题一定很多。它们见识过江河的汹涌和大地的辽阔，领略过都市的喧嚣和乡村的烟火，甚至可能也会深深懂得，自然界的物竞天择，和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它们在一起闲聊时，是否会比较？哪里的山水风景好，哪里的俊男美女多，哪里的人勤劳刻苦，哪里的人乐于拼搏……但说到底，估计还是和我一样，最爱的还是故乡——这个小窝！

零星碎布，亲手制作的“百家衣”，我穿在身上既暖和又亮丽，和别人家的孩子一同上学时，也能感受到别样羡慕的目光。

如今，母亲离开人间已有35年，她留下丰厚的“遗产”是：圣洁的心灵、勤劳的种子、温暖的风格。而儿女们更多的是遗憾，这就是永远欠下的回报和孝顺。

无论何时，见到妈妈才算真正回到家，多少回我在梦中呼喊她。我常常推开楼宇窗户，恳求天上闪烁的星星，如键轻敲，有一串给天堂妈妈点赞的音符。



城事·茶舍

本版责任编辑：宋金婷
E-mail: 784542876@qq.com

多想与此不分离

惠琼